



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程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石封致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四

起署維赤會若七月盡五  
年執徐九月廿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

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臨賀漢縣屬善括郡以夷簡元懿之玄孫也鄭高祖

徐晦送  
楊修賀

之上命盡籍馮資資產財物田園人資李絳諫曰舊制  
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撫陽  
尉徐晦獨至監田與別撫音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  
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累良  
對曰晦自布衣蒙揚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  
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  
輿嗟嘆稱之於朝朝直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  
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  
夷簡曰君不負揚臨賀首負國乎 上密問諸學士  
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為一

李絳論  
成德併西  
李勢

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  
如李師道事見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  
久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德棣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廿六將士憂  
疑怨望得以為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  
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旅衆  
拒者挾衆而拒上命也勳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吊祭  
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  
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  
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割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  
故物故注已見漢紀史昭曰類師古曰物故死也言  
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日不欲年言但云其所服

用之物皆已故也 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

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

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劉關

易於反掌翻易以輕故謂躁競之人躁輕也爭獻策

書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德翻陛下亦以前

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

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

家臂指之臣臂指用賈誼語劉關李錡獨生狂謀其

下皆莫之與關錯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

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

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膠固如膠

固也蔓連如蔓草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

魚吁句翻嫗衣遇翻鄭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

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

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

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

戎北狄乘間窺箭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其為憂患可

勝道哉勝音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

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

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覈之覈昌時吳少誠病甚

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復扶了翻淮西事體與

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

朝廷命帥類翻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

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

事未如意蔡州有覺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

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絳等之言後無不驗則恩德

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勳分勳昌呂翻以收鎮冀

之心此時未改州名書之耳坐待機宜必獲申蔡

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

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其定宣慰恒州古承宗

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衆

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

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空論事初武衛

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旌節至

德州而昌朝已追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還事

昌朝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

昌朝非武未還據所上表除昌朝嵩之子薛嵩亦安

宗初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

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

節過魏州李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

不及矣勞力到翻比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

曰武使還使疏吏翻先宿裴均家明日乃入見上怒

甚以語李絳見賢通翻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

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盡貞元初李懷豈容今日遽

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

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

分割之端計必有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

者李絳可謂洞見田季安王承宗之非武之罪也今

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

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

為依阿兩可之言史昭曰依阿謂不特立其說常莫

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均武又與

朝廷魏昌諳練事體諳鳥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

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為于此殆有

讒人欲傷武及均者願陛下察之上良父曰理或有

此遂不問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

史昭曰拂薄勿切樺天黎切本又作辛未豐州奏吐

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左神策

通鑑二百三十八

軍吏李昇負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得翻

假負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

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

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

臣為陛下升京畿京兆以長安萬年為非抑制豪彊

可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

許之京城震栗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

還鎮遺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

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

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副置等使

討承宗

吐突承瓘

為帥

職諸道採訪使置使等以觀省風俗

職有罪則置使招討副置使等使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

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

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

使則承瓘乃制將也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又充諸

軍招討副置使則承瓘乃都統也都統謂都統諸軍

任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居

易之言自春秋書多魚滿師左傳夙沙衛毀齊師來

况吐突承瓘以寺人專征乎崇觀間金人有所侮而

動正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

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  
 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費之  
 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  
 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  
 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  
 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  
 相屬屬之上皆不聽戊子欲翻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  
 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  
 事中呂元膺穆質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考  
異曰舊承璀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  
 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

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  
 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據承璀傳則是九人又平仲  
 特為諱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  
 馬使改馭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橫尸  
子孟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  
 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  
 利是嗜得賂則譽踴躍為廉良佛意則毀龔龔黃為貪  
 暴李絳曰西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躡師古曰莊  
 暴周云曰下惠之弟蓋寓言也龔龔黃龔遂黃霸也  
龔音余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文  
 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  
 敗國者龔龔黃龔遂黃霸也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

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

兵招討。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各以從策拔

用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

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

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已

巳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

子勸龍晟立。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

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一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不

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將

有超伍而言者。超伍出位而言也蓋曰願借騎五千

中而言

全用杜牧

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故

格音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為于偽翻知

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

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古宿將而專付中臣。也宿

舊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關中之地古秦地也

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次將夸服於

臣下也。夸服謂欲自衛於筆升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

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

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

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

青南

後魏後戶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

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

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到翻遺唯

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賈友魏若與趙則河南

忠臣謂魏友君賈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

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秦捷天子以為符信

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長安在魏西為

不待臣道於趙有角尖之耗角尖言所於魏獲不出之利

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

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

趙陰計得其堂陽堂陽漢縣屬鉅鹿郡唐屬冀州在州西南忠歸幽州謀

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

趙今命我伐之今當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

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

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

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

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復扶濟乃解獄召忠

曰信如子斷矣解獄謂釋其囚也斷丁亂翻何以知之忠曰盧從

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

為于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

示趙不敢抗燕一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

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盧從史鎮潞州燕厚怨趙趙

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

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趙

為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今天子伐趙君坐全

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

敗忠於上言燕本忠於上而盧從史以計敗之兩皆售也賈物去

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

聲徒嘈嘈於天下耳丁呂翻卒子惟君熟思之濟

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譚忠頗有戰國說士之風而心為唐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

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魏河東河中振武義

武四軍為恒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

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三鎮謂河

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

日亦無敢喧嘩者唐制兩方及諸州縣街巷率置羅

燈弛禁前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洹湟鎮吐突

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

軍鄲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鄲定進擒劉軍中奪氣

寅辰

通鑑卷之百一十八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

唐制御史分司東都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

一季倭召還西京至敷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九域志華

陰縣有敷水鎮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

傷面稹及白居易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稹爭廳按

恐誤今止上復引稹前過賤江陵士曹復扶又翻前

南尹停務上知曲在中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稹無

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賤

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孟翻人無敢言者又稹為

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執切齒者無恐自今無人肯

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偽為子有大姦猶陛下無

從得知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

三月己未以少咄為淮西留後果如李諸軍討王

承宗者又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

今既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謂鄭定進與從

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

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新市漢縣名屬

市縣屬觀州武德五年廢州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

并廢新市為鎮屬九門縣久不能下按劉濟時軍瀛州而攻樂壽樂壽師道季安元

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

之為田季安計者自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

居易已窺見之矣

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

者二可為深憂者一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

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資糧實財也或當作資糧而後

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

所費滋多然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

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

也為于偽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制

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

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

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一也今天時已熱

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

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况神策為雜城市之人例

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連兵不解不死於戰亦死於

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請軍必搖事忽至

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

皆有細作細作古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

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疆

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

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

深憂者二也

其字衍

考異曰白氏集云五月十日

畧均則是未就補時也此月戊戌從史已

流驩州疑五月當為四月故移於此

建伐王承宗之賊事見上年五月卷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

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凡行軍各

識又高芻粟之價俱以販度支時吐突承璀總行營兵

屬也度支芻粟不能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別邢趙界邢州昭義

求平章事誣奏吐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

從史遣牙將王翊一元入奏事裴均引與語為言為臣

之義

為言于

微動其心以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

可取之狀均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平京師復扶遂

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款誠均言於上曰

從史狡猾驕很必將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

璀如嬰兒從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

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

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遺唯從史喜

益相睦狎賈翻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

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

車中馳詣京師考異曰承璀傳曰承璀出師經年

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分左右驚亂從史之承瓘斬十餘人諭以從瓘均等傳左右也

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譚七刀

言趨走而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喧譁也

敢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

出境重胤承洽之子新書作承此之子韓愈為氏先廟碑亦作承此一本云或作

洽聽晟之子也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

衆於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

上加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

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鏗昭

義會吐突承瓘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句古候

翻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澤潞邢洛磁

於敵魏博恒幽諸鎮蟠結魏博一鎮恒幽三鎮朝廷

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入其腹內邢州臨趙境磁洛

相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鄉為從史所據使朝廷

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瓘復以與重胤復扶臣聞之驚

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久大體

不能明底從史之罪而行今承瓘又以文牒差人為

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偽子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

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感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

大... 卷... 十一

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校數也考也

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

伯重胤出於列校校戶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

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胤

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

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

情狀張茂昭田季安程執恭李師道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

何以處之勳昌若皆不知則眾怒益甚若為之改除

為下偽翻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

謀於絳曰後扶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

節對曰從中為帥不由朝廷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二十年帥所類

翻下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

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

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况重胤所以能

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

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

為主帥移之它鎮乃懼眾心叶惟苦何憂其致亂乎上

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

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五月乙巳昭

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潰奔者盧從史之黨也劉濟奏殺

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通賢且歸

路泌鄭叔矩之柩平京劫盟泌叔矩没于吐蕃柩巨

甲子奚冠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

臣比請罷兵易以豉翻下同復扶又翻下同今之事

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

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

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

詢訪理道理道治道也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

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二殿麟德殿也殿言一

林學士院對來者言明日當召對可謂白居易嘗因

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唐曰罷休

無承旨亦貞元年上始命前即綱為承旨大詔令大

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去天上一之所其注意者莫不

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五間中帶花謂白居易

易小臣不遜作白當須令出院欲出居易不絳曰陛下

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猶今

人言欠入思慮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

各思箝口廉翻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

易如初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使

而易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居易

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欲酬陛下

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  
一曰鄉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蓬萊池在蓬萊殿之北一曰太液池池中

有蓬萊山自蓬萊池西出玄武門入重元門謂左右  
即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玄武門

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

自陳為虜從史所離間間古覓翻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

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數所角翻 考異

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品  
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

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  
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朝廷亦

以師父無功了未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

復以德棣二州與之復扶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

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唐制布帛六丈又為匹加劉濟中書令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長知內

翻本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署

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

玘墟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

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

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

呼火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

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

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吳不食渴索飲索山總因實

大三四四十七

毒而進之乙卯濟豐緄行至涿州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

州八十里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嶺南監軍

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

還除冗官楊於音烏召於同冗官散官也冗而隴翻裴瑄曰於陵性廉直

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

郎遂振尋自抵罪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

問果有之乎憲宗信方士之心已露於此李潘對曰秦始皇漢武

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事各見本紀太宗服天竺僧長年

藥致疾事見二百一卷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

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

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言乎九月己亥吐突承璀

自行營還自討王承宗還也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

充左軍中尉裴瑄曰承璀首唱用兵事見上年四月疲弊

天下卒無成功卒子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

事帝於東宮故曰舊恩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

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

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復扶又翻若或誅之

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

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有功必賞敗

今不易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間如上罷承璀中

尉降為軍器使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器庫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本

屬軍器監中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武庫其器械隸於軍器使中外相賀裴垍

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一縱一橫為旁午

丙寅以大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義

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

互遣人說止之說輸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

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

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不吾欲子孫

染於汚俗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真候楊伯玉作亂

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其馬使張佐元又

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饒而將士復殺佐元奉迪

簡主軍務復扶時易定府庫整竭問問亦空周禮五

五比為閭閻里中門也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

之糲盧達翻身居戟門下經月潘鎮府門外戟將士

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

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憲宗用任

迪簡而得易定穆宗用張弘靖而失幽燕節鎮命代可不謹哉甲午以張茂昭為河

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金吾大

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

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為右

義武狀

貞元十年傳

簡三代李景

鎮天德與此任

簡見一足二

衛將軍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元和元年

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

呂翻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

觀察使郝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

凶問凶問母卒先備籃輿即日遣之籃輿即今甲

辰會王纁薨纁呼肱翻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

鐸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鐸厚賂多稱譽之譽音

上命鐸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

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

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鐸既無忠勳朝廷又非

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考異曰舊李

數千萬賂權侍求兼宰相潘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

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潘遂以筆塗兼宰相

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

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日又暮

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要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

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

周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旨麻若商量於中書門

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又稱潘曰勢

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尤為踈闊蓋由史氏以潘有

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

曰初鐸來朝貴倖多譽鐸者上將加平章事李鐸有

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鐸有

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謂討

也耗散甚衆鐸到鎮之初兵不滿二萬人馬不過六

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人器械精利倉庫

守者惜天  
其在

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鐔平章事李絳  
諫曰鐔在太原雖頗著績効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  
後世何上乃止復扶中書侍郎裴垪數以疾辭位

數所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

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張茂昭祖諡文 壬午以

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

門已鑰守者不為開鑰蘇果翻不左右曰中丞也對

曰夜中難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還音旋

明日擢為重職 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回陳吐

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橫二戶孟翻上作色曰卿言太

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股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

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惡烏乃

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

聞所不聞具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已丑以絳

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從千上

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

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

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儉薄多歲何用邪

淮西既平帝之所聚  
適為驕侈之資耳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卯辛

李律不  
延美餘

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二月壬申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已丑忻王造薨

造代宗之子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路惡鳥以為戶部

侍郎判本司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

本司此二十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羨七卿

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

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

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歛力以為進

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自玄宗

歲以供天子燕私至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

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惟德與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

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事見一百九

四年扶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

悖蒲內翻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

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夏四月戊辰以

兵部尚書裴垕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惡鳥

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侍郎判

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審為代北水運使有異焉不

以獻事下度支審知董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遽之

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二千

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

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秦昕還旋音

如字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臯墓董溪行營謂前討恒州行營

坐贓數千緡較貸其死臯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

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隋為高涼郡之陽春縣唐置春

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十八里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晉置湘州隋改潭

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權德輿上言以為臯謨等罪當死陞

下肆諸市朝何晏曰已刑而陳其罪誰不懼法不當已

赦而殺之溪晉之子也董晉相德宗後鎮宣武薨于鎮庚子以金

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李惟簡惟岳之弟也隴州地

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伺相更入攻抄抄楚交

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

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生事邀功竊取禁不得妄入

其地吐蕃界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

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城隍屬之欲翻隍良公私

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節度使阿跌光進姓

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吉甫

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為數也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見賢

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賈音是常

李惟簡  
增墾田

李書甫  
量定俸

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食之輩也今  
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  
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敕  
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  
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  
品月俸錢三十緡永徽之制一品月俸八千開元二  
用品為錢三萬一千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唐初給  
田六十頃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興後  
祿七百石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權臣增領  
諸使月給厚俸比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  
開元制祿數倍大小刺史皆千緡新志云權臣月俸有至九千常

李為相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五卷李泌又

閑劇隨事增加貞元四年量音良下同時謂通

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

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按常

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  
料錢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  
資課歲給錢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日  
糧米二日鹽三日私馬四日手力五日隨身六日春  
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  
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縮絀綿射生神策大將軍增以  
鞋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李吉於是命給事中段平

仲中書舍人韋貴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

絳同詳定 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景自

詣縣請罪救復讎禮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

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一事皆王教之大端有

此異同固資論辯且令都省集議聞奏都省尚職方

負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

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詳復讎則人將

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

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亂翻而

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

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處昌則

經律無失其指矣救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川縣地舊

省

志至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里從可知也甲寅吏部奏準救併

省内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

人黔州大水壞城郭黔音禽又其觀察使竇羣發

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辰錦施叙獎夷播思

率皆溪洞蠻督役太急於是辰淑二州蠻反辰州本

也治直之翻授二年改沅州開元十二年以沅原聲相近復為沅

州大曆五年更名叙州考異曰舊傳作辰錦二

實錄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開州治開

名州京師南一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唐內

千四百六十里使弓箭庫使在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為求

方鎮壽神六翻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吐突承瓘丙申以承瓘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

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

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於承瓘事帝故假以恩松

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於東宮十六宅諸王

既不出閤考異曰新李古用傳作十宅按舊紀自

開元以來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

為十六宅舊史曰開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為大宅

濟其後盛儀壽豐恒梁六王以就其女嫁不以時選

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出李吉甫上言自古尚

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一月壬申詔封恩王等

六女為縣主妻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

可者嫁之證翻已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曰吐突承瓘因寵莫二

監軍等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

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瓘帝乃出帝乃出錄出承瓘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登日誤也

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

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事論於上前數所上多直絳

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閏月辛卯朔黔州奏辰

淑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試太子通事舍

人李涉唐太子通事舍人屬石春坊負八人正七

下掌事官臣辭見承令勞問此職事官也

相季條

李涉則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

承璀有功希光無罪承璀又委心腹不宜遽棄知匭

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其不受涉乃行賂詣

光順門通之戣宗龜翻武后垂拱四年置匭四枚共

色青仁者以亭育為本以青匭置於東方有能告養人

及勸農之事者投之銘曰延恩匭南方火位主夏色

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匭置於南方有能正諫論

時政得失者投之銘曰昭諫匭西方金位主秋色

配義義者以斷決為本以素匭置於西方有能自陳抑

屏者投之銘曰申寃匭北方水位主冬色玄配智者

者謀慮之本以玄匭置於北方能告以謀智者投之銘

曰通方匭以諫議補拾充使於朝堂知匭事每日

有投書至暮並即進入其詣光順門進狀者閣門使

收而進之宋朝改知匭使為理檢校宋白曰光順門

外即昭慶門戣聞之上疏極言涉文如險欺天請加

顯居海翻 戣聞之上疏極言涉文如險欺天請加顯

參戎申吳涉峽州司倉峽州古夷陵地蜀置郡魏拓州故開

之義周武帝以州一扼二峽之口改曰峽州涉渤之

兄李渤時隱 戣巢父之子也孔巢父死於 辛亥惠

昭太子寧薨寧立為太子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

有直二錢者

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

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惡鳥 義方入

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

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諳鳥

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

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

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唐人謂同榜進士且為同年至今猶然且

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

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

嫌而奔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

爾遂趣義方之官趣讀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東

降城瀕河河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

下已太平陛下宜定為樂樂音洛李絳曰漢文帝時兵

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不可

謂安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

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唐六州烽火候所

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節副各一人

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加之水旱時作若虛空虛此

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古

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

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

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

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間古政事不理

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

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左傳宮之奇之為人德明音義曰強其良翻又其兩翻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郎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

惰懈古隘翻念也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

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

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

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

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

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上以于頔峻刑之言為姦故吉甫愧前之失言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為中書舍

人學士如故庫部郎掌戎器鹵上嘉羣謹直謹音命

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

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

長長丈翻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

上時掌翻上乃從之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

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

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

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設為法制以撫其意似恐朝

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

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

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

邪復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

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治直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

相恐上體倦求退直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

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

倦也為理猶言為治呂昌翻樂音各六月癸巳司徒

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秋七月乙亥立遂王

宥為太子更名恒更工恒恒戶登翻考異曰舊

以威權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獨排羣羣薨薨禮王欲

薨承建議請立禮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

宥崔羣傳曰憲宗以禮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

惠昭太子薨承禮請立禮王不從據實錄六年十一月

乃召還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禮蓋憲

宗末年承禮欲廢太子立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

禮王耳非惠昭初薨時也

灋王寬長於恒長知上將立恒命崔羣為寬草讓表

為于為翻羣曰推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推吐遂王嫡

子也寬何讓焉中言崔羣方為憲宗言上乃止八

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

元誼女元誼奔魏見二百三年生子懷諫為節度副

使新志節度副使在行軍司馬之下節度副大牙內

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田庭玠見二百二年有勇

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數所軍中賴

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鎮將將欲殺之將欲

興陽為風痺痺必至翻灸灼滿身灸居又翻乃得免

季安病風殺戮無度帝政發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

懷諫為副大使知軍政時年十一考異曰論事集

及舊傳遷季安於別寢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

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

欲以控制魏博上與中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

討之季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

陳不可不用兵之狀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

觀兩河藩鎮之跋扈且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

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來間而謀已故也開古諸將勢

均力敵莫能相制欲使負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

李作論  
魏博事  
勢

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  
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  
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  
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帥所類翻粗坐  
聲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斷丁翻軍府大權必有  
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鄰日分  
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暑肆謂  
家見暑骨內分裂若暑家之暑則悉為俘囚矣何煩  
羊豕然掛肉於柈以為列肆天兵哉謂天子之兵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  
甚於此路翻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

所整糈粉矣

糈與糶同糜碎切薑蒜為

四翻

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

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

願陛下按兵養成嚴敕諸道

選練士馬以須後敕

須待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

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

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

機會

中竹神翻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

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

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也日吉甫復於

延英盛陳用兵之利

扶下同自言芻糧金帛皆已有

備上顧問絳

顧也

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

恒州恒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

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謂

笑承羅討王承宗也今瘡痍未盡使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

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心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

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撫拍也

考異曰新吉甫傳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

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

險要所在帝張於洛陽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

曰朕日按圖信如卿知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策不

用兵而魏博平不如然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

後復有憂惑聖聽者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

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

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勇諸將數所

眾皆憤怒朝命父不至朝直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

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環音請為留後興驚仆

於地眾不散久之興度不免度徒乃謂眾曰汝肯聽

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

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

人遷懷諫於外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節

魏博四世四十九年而滅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莊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香 音註

唐紀五十五

起貞觀元年十月盡永徽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

以魏兵廢

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揣初

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

魏博請 朝命

壬辰

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  
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

與之此大晉貞元之弊也爲于偽則是恩出於下非

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

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

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

勞力到翻今此鎮獨無恐而不論言恐其更不上竟遣中

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

復上言復扶又翻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

何奔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

陝甫始也陝失冉翻乞明日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

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言與守朝廷法

吏異乎河北諸鎮之爲也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

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

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庚戌更名皇

子寬曰惲察曰宗寰曰忻察曰悟審曰恪更工衛翻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魏博自田承嗣以來

相命至是一日舉六州之地來歸六州魏博相剗河朔

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

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

大業魏

大業魏 卷之九 十一

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  
 給之上以語絳語牛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  
 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  
 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復扶  
 翻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期讀  
 日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  
 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為于偽不然徒  
 貯之府庫何為貯翻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  
 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  
 一年復方日翻復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軍使

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強者果何益乎即滌

青平靈軍也鄆音運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

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

朝命朝直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

河東胡証為之証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

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

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閉說百方興終不聽李

師道蔡吳少陽恒王承宗也恒李師道使人謂宣武

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

族又首變兩河事言田興悉心奉朝廷亦公之所惡

也惡鳥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

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李師

道也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

京師卒已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

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

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度支經

洛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當

作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絳邊防賴之上嘗於延

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為子勿用之私親故

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

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言良不諳者何敢復與但

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諳馬含翻復扶若避親故

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

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

曰誠如卿言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先寇

界道及涇州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

京北皆有神策鎮兵京西鳳翔秦隴原涇渭也京北

者也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

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

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唐神策鎮兵分屯于

李絳請  
神策鎮  
兵  
度

分扶問翻 比其得報虜去遠矣比必利縱有果銳

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

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

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

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

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

度使樂音洛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融

之兄融與幼孤融長養而教之兄弟皆幼失父母而

弟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角競也一軍莫及

融退而扶之扶丑栗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

自全於猜暴之時猜暴之時謂勅田李安時也定王元瑜卒

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義為勅李吉甫

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言

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數所角翻辛未德輿罷守本官

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司空同平章

事于頓一年頓入留長安鬱鬱不得志二百三十一有

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

為翻下同頓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

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客翻誘其奴支解之

奔瀕中

誘音酉瀕也

事覺頓帥其子殺中少監季友

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

帥讀曰率唐大

其西曰建福門

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表問門以無

印引不受

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閣門受而進之頓日

暮方歸明日復至

又後扶

丁酉頓左授恩王傳仍絕朝

謁朝直敏流雷州

舊志雷州至京師六

季友等皆貶

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

自藍田關南

僧鑿虛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

受方鎮賂

遺遺唯厚

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

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

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有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

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

之三月丙辰杖殺鑿虛沒其所有之財

考異曰實錄在二月

甲子徵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

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

理治時受降城為河所毀

河毀受降城見上卷七年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

天德故城在東

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於永齊

柵宋白續通典作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舊墟

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

二百九卷中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

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捨禹代求安之策徇

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處确瘠

确确也瘠土薄也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

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

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六十用吉甫策恤翻以受降城騎

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

實虛費衣糧將帥得緣私役使緣私者並緣公役之名而私使之聚

貨財以結權倖而已且不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

於無事之時務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

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考異曰實錄李光進請東受降城兼理河防

又云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

所築不可發二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關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

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有五十人人數如器械此不同或者一千一百四十人是二城都數耳器械

止有一弓自餘稱是證翻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

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院會絳罷相而止乙

巳廢天威軍元和初并左右神威為一軍號天威軍神威軍本殺前射生軍也以其

衆隸神策軍丁未辰淑賊帥張伯靖請降辰淑賊反事始

上卷辛亥以伯靖為歸州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委

也付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新志會州烏蘭縣有烏

也河上先貯材於河側丁朔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

然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必支筆翻

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

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

吐蕃新志西州交河縣北二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

鶻數千騎至鷓鴣泉鷓鴣泉在西受降城北三邊軍

戒嚴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綏

之子也於時嚴綏尚以刻覈得幸於進賢進賢使牙

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所給資

振武軍 逐帥

裝多虛估資裝不給本色虛估其至鳴沙遵憲屋處

勳昌而士卒暴露衆發奴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環

官卷甲而還還從宣翻庚寅夜焚門攻進賢進賢踰

城走軍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靜邊軍靜邊軍

西一百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為皇后上以妃

門宗彊盛妃郭曖之女子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

託以歲時禁已竟不許 丁酉振武監軍昭朝寬奏

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為

振武節度使煦將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東節

度使王鐸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

大三百四十一 通鑑五百五十九 八 列子七

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

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

古河十四里以紆滑州水患

大河故瀆逕黎陽山之東後南徙為滑州患故

復鑿古河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

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

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惡鳥路翻尋之則

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

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見漢桓靈二帝紀此皆羣小欲害

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

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鐸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

善羊當作善陽唐朔州治善陽縣西北至單于府百二十里柵蓋立於縣界

張煦入單

于都護府

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

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

十三人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為通州刺史甲午駱朝

寬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

奪色者奪其品色也

李絳夔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

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

見上卷七六年相息亮翻下同

至是

上召還承瓘先罷絳相甲辰承瓘至京師復以為弓

箭庫使

觀李絳立朝本末亦庶乎有大臣之節矣

左神策中尉

承瓘以喪師罷中尉

為弓箭箭庫使今遂兼為之此憲宗之巧蓋持兩端以觀朝議也李絳既罷誰敢復以為善乎

李

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贖之境

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

降突厥置魯州魏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開元中  
唐人為刺史謂之六州朔州靈州與靈夏接境開元中

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

軍長安四年併六州為一州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

以廢天寶中王忠嗣奏置經畧軍在宥州故城東北三百

里余白曰宥州應接天德南接夏州治長澤縣本漢

三封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

項上從之朗底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畧軍取

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天曆六年置肅戎軍於鄜州之鄜城先是

回鶻屢請昏光武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

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

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賊歲所入賦有二十

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

羈縻勁虜回鶻其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

城斬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

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西城謂西磧路無備更修天

德以疑虜心謂從受降城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

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後扶僕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

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

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乙丑桂王綸薨綸上

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為刑部尚書同平

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張延賞相德宗翰林學士

獨狐郁權德輿之婿也。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婿

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悉

薦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又雅可居清貴者。始

曰：貴事也。清貴猶言清職也。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宗不

辭。宗宗秋七月戊辰，以宗為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

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

公主有賢行。行下孟翻杜氏大族，尊行不遜數十人。尊行

與下浪翻不不同。公主車蓋，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年

間，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宗謀曰：上

所賜奴婢，卒不至。日窮，岳子怡奏請納之。悉自中家

賤可制指者，制指謂可制御。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

聲。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錄考異曰：實

閏月已丑，下壬辰，上而并元濟焚舞陽言之統紀舊

紀少陽卒皆在九月也。百傳曰：少陽卒凡四十四日，不

為輟朝。唐紀張弘靖請為少陽廢朝，贈官而實錄辛

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已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

容四十日不輟朝乎？今從新紀。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

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壽州有茶山。其子攝蔡州

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元和初

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

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淮南節度使治揚州，

淮會朝廷方討王承宗。四年五年未暇也。及吉甫入

西淮會朝廷方討王承宗。四年五年未暇也。及吉甫入

得此推居

尤難也

淮西元元  
濟遠命

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七年見言甫以為汝州扞敵東

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

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

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

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

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喜者喜朝廷之不猜防魏博九月庚辰以

洛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馬使

九域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州防禦

使通彰之子也肅宗時令狐勳背史思明歸順丙戌以山南東道節

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揚元卿大將侯惟

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惡烏路翻殺兆囚惟清元卿

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

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

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

蔡諸鎮將帥近其斬翻為干偽翻下益兵為備元濟

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巧射堦堦哀平翻堦也淮西

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主 戊戌

加河東節度使王鐸同平章事 李吉甫言於上曰

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

之勞費不可支也。夫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理

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

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

唐工部郎掌城池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署舞陽

舞陽漢縣唐屬許州九域焚葉葉式涉翻掠魯山襄城關

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還從宣翻冬十月丙午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壬戌。以忠武

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

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綬音受乙丑。命內常侍

知省事崔渾峻監其軍。考異曰實錄作今從舊傳戊辰。以尚

書左丞呂元膺為東山節度使。党項寇振武。十二

月戊辰。以尚書右丞王彥威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

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錡

加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

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錡上。

以寵慰之。吳元濟縱之。不侵掠。及於東畿。東都畿也己亥。

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

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以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

敗于磁丘。磁丘當作慈丘。唐州隋分比陽。却五

大正

通鑑

卷

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九城志唐州東至壽州團

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萬補走保州城境上諸

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

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

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

生不知兵邪則奏請白曰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

囊鞬迎之屬之欲翻車乘姑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

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

戒其部校曰校戶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者謂之都將

聽感恩畏威如出塵下八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昌

翻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

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沈持林翻士卒皆喜曰中丞

為我治家治為于偽翻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

綽所乘馬蹠殺圍人蹠特計翻圍公綽命殺馬以祭

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

駕何足惜也竟殺之駕音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

史燕重盱王鏐誅之及其黨燕於賢翻王叔文之

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永貞元年貶王叔文之

量音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

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惡鳥三月乙酉皆

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

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永州古

隋置永州以永水為名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

柳州漢中縣地隋置馬平縣唐初置昆州貞觀改

九里播州郎漢夜郎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宗元

置祥柯郎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十四里

此段議論可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劉禹錫萬無女子俱

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

言曰偽翻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

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

責也用重翻度曰陛下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

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

心退謂左右曰且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

史連州漢桂陽陽山地唐置連州以郡南有黃連嶺

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著時

禹錫作遊玄都觀諫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

悅復出為播州刺史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

下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叙文之黨一切除遠

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

臣恐傷陛下孝三之風憲宗曰為子尤須謹慎恐貽

親之憂禹錫更合宜於它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

終不致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朕所授禹錫連州趙元

善諫諍集裴度曰陛下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

而語左右裴度終愛我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授

詩

古未文章  
之士多有見  
於通鑑者獨  
無杜有李白  
上却念不忘  
居忍不奇  
道也

州刺史辨以劉頊侍親州最為忠勉請以柳州換  
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於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  
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公不合發此言上有  
愧色劉遂改為直州按柳宗元墓誌將拜疏而未上  
甲非已上而不許也禹錫除播州時宗元善為文嘗  
裴度未為相今實錄及諫諍集宗元善為文嘗  
作梓人傳傳直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  
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技渠綺翻引羊視棟宇  
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  
勝任者退之相息亮翻趨七大夏既成夏與夏同則  
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  
釋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證翻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  
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

用召召即其云曰執事之勤勞未得記焉或者不知體

要術能矜名術榮翻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听即

又魚而遺其火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

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

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津之凡木之性其根

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若子時音侍更種也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

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日視而

暮撫已去而復顧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爪與搖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

實言之雖曰憂之其實歸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

吾居鄉見長人者長翻好煩其令好手若甚憐焉而

卒以禍之也翻日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督

其蠶織也小人也饑饉以勞吏之不暇蘇昆翻饑

力到也又何以樂吾生而安吾性邪音凡病且

怠職此故也杜預曰此其文之有理者也梓人傳

傳以諭守令故温公取諭相種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

於臨穎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

元濟南郡唐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南頓縣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

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恒戶登翻是時發諸

道兵討元濟而不及巡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

壽春喻翻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

師道素養刺客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

曰說翻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

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

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

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

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

師道助  
元濟

大言... 通言... 法也... 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韓愈論

淮西事宜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  
 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遠音旋言淮西必可取之  
 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言有必克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  
 之勢故悅  
 小州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之下全力其破  
 敗可立而待此以大小疆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  
 與不斷耳貞元以來積習言也因條陳用兵利害以  
 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  
 賊不相諳委望風懼謂鳥含翻將帥以其客兵待  
 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

難以有功將即亮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

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

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此

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易以乞悉罷諸道軍

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

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

淮西兵於時曲時曲在陳州潁水淮西震駭其壘而

陳陳讀曰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

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

安民

李師道  
賊殺武元  
衛

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鬻山之攬以手光顏舉刃叱  
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  
為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  
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  
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說翰為翻下元衡死則它相  
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  
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游說為  
于偽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  
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  
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射亦

從才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  
用翻顛龍都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斷  
首骨也 帽厚得不死僂人車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  
去兼苦念翻僂從也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  
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也索搜也索山  
客翻下大索周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  
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遺棄也左右金吾  
京兆府及兩赤縣 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  
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  
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

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

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死匿

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掠者

皆索之複壁夾壁也重掠大屋覆小屋上下施椽其

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無

者無善狀也恒州登翻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

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

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矣亥詔以王承宗前後

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

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謂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

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

度一人足破二賊史言憲宗明甲子上召度入對乙

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

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

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

討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過古金

吾皆伺察以聞向相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

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

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

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

賊

用裴度討

大正

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考異曰舊張弘靖傳曰初盜

殺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即中有鎮卒張曼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附御史臺御史陳

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

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嘗嘉珍門察皆稱言武元衡

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誅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薛

圖存河

秋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

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妾以家事母卒光

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奴曰毛晃

預云兄弟之妻相謂曰奴蓋妯娌相呼以身年長少為名年長曰奴少曰婢不以夫之長幼也今俗呼兄之妻

曰姊弟之妻曰姊姊音詩里翻光進反之曰新婦違事先姑先姑命主

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甲戌詔數王承宗罪

惡數所翻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東身自歸攻討

之期更俟後命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李師道

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本道

充郵淄青人也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

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

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

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追

呂元膺以東都防禦使為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唐

留守其所統兵曰防禦兵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北面二門

李光進光顏兄弟相讓

淄青賊謀

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迎秋次

遊義次龍煙北靈溪考異曰河南記曰賊帥訾嘉

珍東於東都留後院潛召募二百餘人兼造置兵仗

部署已定會門子建兒有過被答責之遂使兄弟

一人告河南府當時飭兩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刀棒

圍興道坊院數重賊黨迫蹙渡相蹂四百矢下如雨

俄然殄滅因縱火焚其院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

宇悉為煨燼今從實錄院

弱元膺坐皇城門唐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西北隅

右曰右掖門東面一門曰賓耀西面二門南

曰麗景北曰宣耀元膺蓋坐於左掖門下指使部

分分扶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

志河南府西南抵魏州界三百二皆高山深林民不

十五里稍南抵鄧州界六百里

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趨丘妖謂之山棚元

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棚南賊遇而奔之山

棚走召其儕類齊土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

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

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

棚而求食之為師十偽翻有警嘉珍明察者警即後

門亦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

佛光寺分扶問翻治同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

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一縣陸

也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鎗擊其脛不能

折鎗直追翻脛戶定翻脚脛釋名曰圓淨罵曰鼠子

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

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

人留守防禦將二人留守兵之將及防禦兵之將也及驛卒八人皆

受其職名職各李師道私所署衙前管軍職各給札者也為之耳目元膺鞫

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

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

治復扶又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

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

內翻以浦沒翻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

治師道也史亦得憲宗心事出乙丑李元顏敗於時曲初

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謂李光顏等故使鎮

襄陽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

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

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襄陽州

唐隨均房郢復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元

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樂音

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考異曰舊傳曰弘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

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

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都統弘雖居統帥常不

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

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

居疆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衡跋扈

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

異志而更用為都統光顏重胤更受其節制非所以

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伺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今

韓弘都

李光顏不  
受美妓

從其可信者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

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宣武節度治大梁索山客翻教之歌舞絲

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遺唯季翻使者

先致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

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

誠深及渠綺翻然戰士數萬皆弃家遠來冒犯白刃

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恍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座

當作坐為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

為光顏多謝相公續慈陰翻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

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

東道為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鄧均房節

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

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

賦以餉之調徒辛丑刑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

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後唐六典叙立法之名

三篇律十一篇令二十七篇會要曰開元二十五年

刪緝成律十一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

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至今長行敕近刪定為

三十卷請施行從之會要開元十九年裴光庭等奏

後長行勅今又刪定二十五年以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

大司

通鑑

七

長行敕

長行敕

之翻補萬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上掌翻乃

聽至具州丙午弘正軍于具州庚戌東都奏盜焚

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杜佑曰十一月

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

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

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以討淮西盜焚襄

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

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固始前漢汝南郡之寢縣春秋之寢丘後漢更名固始唐

屬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四十五里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詔

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己丑吐蕃

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

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

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

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

遣兵攻徐州數所敗蕭沛數縣縣敗補蕭沛皆漢

蕭在州西五十里沛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

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

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平陰古肥子國漢肥

四年置榆山縣大業初改曰平陰取界内平陰古城為名時屬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還從

如字又原晟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山

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鐸薨 王

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

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

並興兩役謂既討淮西又討恒冀也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

乃征恒冀恒冀登翻上不為之止為千偽翻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

拔武強斬首千餘級敗補邁翻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

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徽吳人

也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

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

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

燕趙皆應卒致朱泚之亂事見二百一十六卷止二

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

上不聽韋貫之之言蓋不可厚非甲申盜斷建陵

門戟四十七枝短音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

贊普可黎可足立 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孫也李玄道事太

學 乙卯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奏破成德兵郝士美

李逢吉

相 乙卯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奏破成德兵

首千餘級。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

節度王嵯巔弒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

氏謂之大容容蠻曰凡也南詔置弄棟節度於唐姚州之地程大昌曰南詔有

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麗已未劉總

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荆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

在朗山袁滋陳表德之後陳亡憲入中國後居蔡州朗山漢安昌縣漢末改朗山

以界內朗山為名劉昫曰朗山漢安昌縣隋改朗山

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佺錢徽貶官及

見上更以必克勸之工謹得還鎮辛酉魏博奏

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鷓城固城鷓城當在冀州

南宮三月庚午太后崩太后崩于氏辛未敕以國哀

諸司公事權取中書門下處分只令宰相參決百司

不置攝冢宰唐中世以來天子崩置攝冢宰故古者

行古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

鏃山鏃五高翻已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

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幽州節度使劉總圍

樂壽。是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

陵雲柵陵雲柵在泃泃水西南鄧城東北斬首三千級

辛亥司農卿皇甫鎛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鎛始以

聚斂得幸鎛補各山鎛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

通鑑卷之九十九

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錫奏破成

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錫城之子也渾城事肅代德有大功

宥州軍亂遂刺史訶怡夏州節度使田進討平之

五月壬申李光顏巨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

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

身免據舊書霞寓白蕭波進至文城柵遇伏而敗意鐵城即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耳

宋白曰鐵城在新興柵東北新時諸將討淮西者勝與柵在吳房縣西南文城東北

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時

掌中外駭愕宰相入見見賢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

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然將帥之不勝任者

易之音升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

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

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

稱李遜應接不至李遜主餉霞寓軍秋七月貶霞寓

為歸州刺史歸州古之秭歸吳立建平郡唐置遜亦

左遷恩王傳恩王連代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申光蔡唐

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

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田弘正奏破

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享貴之性高簡好畷別流品好呼到翻甄稽延又數

請罷用兵數所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

月壬寅貫之罷為市又部侍郎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

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

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

之為三壘以環柏鄉柏鄉漢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

陽隋所置也屬趙州宋白曰趙州柏鄉縣春秋時晉

鄗邑地漢置鄗縣武改曰高邑北齊天保六年移

高邑縣於漢房于縣東界今高邑縣是也隋開皇十

六年於漢縣故城南十八里置柏鄉縣遙取漢柏鄉

之名宋省柏鄉為 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從順

鎮屬高邑環音宦 九月乙亥右拾遺以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

曹朗及之子也獨孤及子代宗 饒州大水漂失四

千七百戶 丙子以韋貞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

事也前事謂請 辛巳以文部侍郎韋顓考功貞外郎

韋顓厚等皆為遠州刺史 文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

也觀見素之孫韋見素 顓厚夔之九世孫也韋夔

五年孝寬之兄 乙酉李元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

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

衆拔六柵殷城漢期思縣屬汝南郡宋置荀信縣隋

殷城 冬十一月壬戌胡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

管奏擊黃洞蠻都之樓賓蠻等州賓蠻當作賓蠻

秦桂林郡地置溱州  
永貞元年更名歸州  
丙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

平章事李師道聞拔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

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王鏐家二奴告鏐子

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去年王鏐薨上命鞠於内仗新書

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衛内五

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為

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五

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為之皆帶刀捉仗列坐東西

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内廊閣外號曰内遣中使

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

詣東都檢括鏐家財裴度諫曰王鏐既沒其所獻之

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官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

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已已以二奴付京兆

杖殺之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

赴府赴京兆府初治事也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

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益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

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無似猶言不肖也使待罪京兆京兆

為羣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

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

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

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

使當奏

金吾左右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徽巡凡城內坊角有武候鋪衛士曠騎分守大城門

百人

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巡行叫呼武官暗

大司公上

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在坊內左右巡使

振坊市門皆啓鼓三千槌而止郭之內縱橫皆十坊大

當奏程大昌雍錄曰長安四郭之內縱橫皆十坊大一百一十坊也坊皆有垣有門隨晝夜鼓聲以行啓

閉巡使掌左右街百坊之由謹啓閉微巡者也宋白

日廣德二二年九月命御中丞御史中丞承源休充右巡使薛存誠奏得兩巡御史狀以承平舊例兩街本屬臺

司其所由每月衙集動靜市報如所報差繆舉勘悉

在臺中又按唐監察御史十負裏行五負掌內外糾

察分爲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

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

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汝曹須作意此人言須爲朕亦畏之曰柳氏

敘訓曰公穆宗朝爲大京非有禁軍校冒騶卒唱駐馬斃之明日延英對上云云朝退上顧左右曰爾輩

大須作意如此神采我亦怡他因語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北尹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

下獎擢軍中偏裨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法不獨試臣臣杖無禮之人打神策軍將按公緝憲宗穆宗朝俱嘗爲京兆尹此事恐非穆宗所能爲叙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討淮西諸軍近

九萬斬翻其上怒諸將久無功卒已命知樞密梁守謙

宣慰因留監其軍搆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

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

以無功必罰平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

首千餘級十二日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

河長河漢信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與王承宗戰屢勝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

而軍恒戶承宗懼燒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

內顧而搖會中使叔異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薄伯與

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九城志恒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丙午詔以

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

人衣至於保露陳楚馳入定州易州南至定州一百四十里鎮

邊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鎬軍中所掠以兵衛送還

朝朝直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史言河朔之人習

之親黨而已丁未以齡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袁滋至唐州去斥候去荒止其兵不使犯吳

元濟境袁滋所謂元濟圍其新興柵新興柵當在

新立之以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

備蔡人又復扶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勣為唐隨鄧節

度使勣聽之兄也勣之子初置淮潁水運使楊

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激據舊史時運

州四十里入潁口又沂流至潁州沅丘界五百里至

下項城又沂流五百里入潁河又三百里輸于鄆城

得米五十萬石麥五百萬東省汴運之費七萬六千

緡項城漢項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東

南七十里據水經計激水汝水之別流潁水至古輸

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鄆

已未容管奏黃洞蠻者巖州容管統容辨白等

三十一

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